

从华文小说《娘惹与峇峇》看不同华人的身份认同

吴钰桐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0

DOI: 10.61369/SSSD.2025050037

摘 要： 本文以马华作家方北方的长篇小说《娘惹与峇峇》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华人群体在殖民语境下的身份认同问题。小说通过三代华人（南来“新客”李天福、土生华人林峇峇、第三代林细峇）的形象塑造，揭示殖民政策与教育对华人文化认同的深层影响。研究指出，殖民者通过“归化政策”和英文教育系统性地瓦解土生华人的民族意识，而文化认同的迷失本质是政治压迫的产物。小说作为历史补充文本，不仅再现了20世纪初南洋华人的生存困境，更对华人文化传承与教育自主性提出深刻反思。

关 键 词： 身份认同；文化同化；土生华人

Views on Identity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Chinese from the Chinese Novel “Nonya and Baba”

Wu Yutong

Hubei Sanxia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Yichang, Hubei 443000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full-length novel “Nonya and Baba” by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Fang Beifa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Chinese groups in the colonial context. Through the portrayal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i Tianfu, a “new immigrant” from the south, Lin Baba, a local-born Chinese, and Lin Xibaba, the third generation), the novel reveals the in-depth impact of colonial policies and education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colonizers systematically disintegrated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local-born Chinese through the “naturalization policy” and English education, and the loss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essentially a product of political oppression. As a supplementary historical text, the novel not only reproduces the living predicament of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ut also puts forward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autonomy of education.

Keywords： identity recognition; cultural assimilation; local-born chinese

一、《娘惹与峇峇》作为文学载体的重要参考价值

相比历史，“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更为感性形象的生活形态，它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记载，它还描绘了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精神变化，让我们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生活的种种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包含了历史记忆的人文形态。^[1]”当然，文学作品有虚构的一面，也融合了作者本身的态度和思想情感，但是它是生活的缩影，使我们得以窥见华人真实生活的另一面。

方北方（1918-2007）是马华文学中一位重要的著名作家，他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前任主席、首届马华文学奖得主。他的作品以厚重的史诗感见长，刻画了几代华族的生活图卷，黄万华在《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里评价他说：“漂泊海外、落地生根的马华民族最让人怦然心动的是其同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复杂互动留下的历史足迹，而方北方的小说始终在留摄这些历史印迹。^[2]”

方北方的《娘惹与峇峇》被誉为“华人文化认同的变迁史”，描写了华侨在南洋的生存状况，选取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的形象，通过李天福、林峇峇、林细峇三代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来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政策、教育状况和思想观念受殖民主义荼毒的现实，表达了作者对民族文化被同化的担忧，对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的思索。

二、《娘惹与峇峇》中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细节

《娘惹与峇峇》发表于1954年，是二战之后的作品，但采用“讲故事”的写作模式，转述发生于40年前的事情。所以故事的背景大约是在1910年，当时的中国处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内忧外患之中，为了生存，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的百姓依靠地理位置的便利而远航到南洋，想要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养活一大家人。后来因为年轻华侨的增加，和本地土著通婚繁衍，逐渐产生了“娘惹峇峇”这一东南亚土生华人群体和他们独特的文化现象^[3]。

小说中的某些方言、口头语、爱用词，如“多隆（人多而生意兴隆）”“黎拢（拍卖）”“吃人家头路（替人家办事）”，体

作者简介：吴钰桐（1996—），女，汉族，四川绵竹人，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影视与文学、传统文化、大学语文教学。

现了当时华人的生活细节，显得真实可感。还有关于橡胶园、赤道的太阳与暑气、毒瘴瘴气的描写，勾画了当时侨民苦力的真实生活图卷，也体现了南洋独有的景观。

连士升在《娘惹与峇峇》的序里面提到，初到南洋的人，听到有人把侨民的子女称呼为“峇峇”“娘惹”，初时觉得很怪异，后来发现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特性。刘果因的诗序是这么写的——

“口是番腔种是华，效颦欧化总争差；

亲朋笑问君何处，却道英伦是祖家。”

他们把英国看作自己的祖国；讲话的时候中英夹杂，但是发音又不尽正确；看不起从中国来的“新客”，喜欢挖苦他们来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

连士升认为华侨和侨生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已经相去甚远，其根源在于二者所受的教育不同，华侨受的是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教育，而侨生受的是殖民地教育。所以我们因为侨生的身份迷失而过分苛责他们，他们只是政治和时代的牺牲品。

三、《娘惹与峇峇》中不同的华人形象及其身份认同

（一）南来的“新客”：失去身份话语权的“唐人”

小说以李天福的悲惨故事为开端，他由于家里贫苦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自己卖身到“猪仔行”，远渡南洋谋生。荷兰政府为加强东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利用贫困的中国人民，廉价收买劳动力充作苦力^[4]。小说如同报告文学一样细致描写了李天福作为园丘苦力的辛苦生活，从中可以窥见殖民者的贪婪自私与压榨，他们故意诱惑苦力们陷入烟酒女人，才能永远让他们为牛为马，没有自由的一天。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将苦力作为劳动机器，一切以利益为上，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好不容易还完了债务，李天福却得知了妻子在家乡被人觊觎美色而失身自杀的噩耗，他下定决心在南洋卖血汗，出人头地再回乡报仇。

李天福得到了同乡人王世昌兄弟的热情帮助，找到了活计。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南来务工者及其重视乡情观念，本来是素不相识的人，只因为是同乡人同在异乡，便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

后来李天福像许多南来的侨民一样，为了落地生根，为了生理上和经济上的需求，与当地女子组建家庭。但是，和他所期待的幸福生活不同，他在林家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虽然衣食不缺，从劳动阶层一跃而上到头家阶级，但是林娘惹的儿子林峇峇却拒绝认他为父亲，并且对他一直是轻薄和嘲笑的态度。

婚后李天福的形象，其实和林娘惹的父亲相似，不同的是李天福是一个“主动的顺从者”，对太太的话，总是当作“金科玉律一样神圣，满口称是”。

林娘惹的父亲可以说是书中的第一代“新客”，早年从厦门搭帆船南来，后来因为勤俭朴实发家。但是她父亲是被招赘入母亲家的，所以一结婚就改变“衣食住行”。从中装到白色洋装，围纱笼；早饭变为羊丕罗知，中餐晚餐必加加厘三眉；不用筷子改用手扒；穿珠子拖鞋，外出白通帽随身，一切生活方式都番化

了。而同时，父亲在林娘惹的成长中一直是空缺失语的状态，林娘惹的一举一动，都是以母亲为模范。母亲把她送入英文学校，接受英文教育，目的是让她以后可以嫁给吃“红毛头路”（办洋人的事）的人。而不管是林娘惹的教育问题，还是婚姻问题，她父亲都是没有发言权的。

“他们的入赘，标志着华族社会和华人文化的集体沉沦。”^[5]在面对强势而有侵略性进而成为主流意识的殖民文化时，他们的民族特性和文化意识都被挤压和轻视了，自身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低下人一等，使他们丧失了话语权，也渐渐放弃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忘记了华人文化的根。

（二）土生华人：迷失民族身份的“文化孤儿”

林峇峇是作为一个批判对象在《娘惹与峇峇》里面出现的，他的身上几乎集聚了当时土生华人可能拥有的所有劣性，作者对这个人物的集中描写，其实体现了作者的个人意识，就是对这种“文化孤儿”的批判^[6]。

林峇峇的成长，和林娘惹的教育方式脱不了关系，但是林娘惹也不过是承袭上一代的教育方式，或者说跟随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模式罢了。

从李天福和林娘惹关于林峇峇“读中文学校还是英文学校”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出两人对教育问题的态度，一向唯唯诺诺的李天福还是希望儿子接受中文教育的，林娘惹却觉得读中文不能为儿子的未来带来实际的益处，为洋人办事才是有前途的。当时南来新客的社会地位较低，在英国统治期间英语沟通和英式教育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接受英文教育也意味着以后可以融入上层社会。由此可见，在土生华人的观念中，虽然知晓祖先的文化和习俗却并不在意其中的意义，但是他们更在意经济上的利益，甚至为了追逐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可以放弃自身和孩子的本来身份，祖国文化已经无足轻重。反而是李天福这种从事下层苦力工作的文盲，却明白中文教育的重要性。

长大后的林峇峇就是典型的深受殖民文化荼毒的“番仔”，但是他自己却引以为傲，文中这样写道：

“林峇峇，你是什么人？”林峇峇一时虽然不会说他是英国人。

但是他往往会问那人的人这样说：“我的祖家是英伦。”

他得意洋洋地好像不表示他的祖家是“英伦”，就觉得他不够光荣，而会失去高尚的风度一样，因此当亲朋好友提起自己的国家来的时候，他总会用卑微不足道的口吻说：“臭屎 Country，我唔承认她。”

当时的马来亚殖民地教育是以效忠英国和英王为目的的，学校所教授的历史地理也是英国的发展历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骄傲历史，所以接受英国教育的峇峇娘惹都以英国的生活方式为理想。

据资料显示，19世纪末，海峡华人在华人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加，根据海峡殖民地人口统计，海峡土生华人的数量，从1881年的25,268人，增加到1901年的44,022人，占华人总数的比例从14.5%上升到16%。因为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在新马华人社会大力推行归顺政策，殖民地政府也紧跟着展开

“以华治华”的归化政策^[7]。海峡华人几代人在此生根发芽，对当地的语言、经济状况、政治环境较为了解，是很好的收买和拉拢对象，利用价值巨大。于是殖民者大力扶持英文教育，还设立了“女皇奖学金”。

从生活方式、语言等方面由表及里的“西化”只是殖民者的殖民手段，根本目的是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操控，而不是真的欢迎并吸收土生华人为他们的子民，他们的“归化政策”只是为了培养一批为自己所用的知识分子，削弱甚至消灭当地人的民族意识和身份意识，心甘情愿为殖民者卖命，并且以此为荣耀。

何国忠在《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里面提到了“身份认同”这个概念——身份认同指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这个字在中文书籍里有时被翻译成身份，有时被翻译成认同或身份认同。“身份”在《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出身和社会地位”，只能当名词用；“认同”的翻译则是“认可，赞同”或“犹言承认是同一的。”^[8]

林峇峇是殖民主义的牺牲品，他的身份认同完全是建立在殖民观念之上的，他已经把英国文化当成了自己的本土文化，是他唯一的文化认同来源。更因为他自身华文教育的缺失，他已经丧失了华人身份。

这样的林峇峇，没有一点民族气节和观念。所以当日军占领马来亚之后，他也可以迅速转变嘴脸，靠自己新妻子的美色去巴结日本军官，在邻居们都暗地指责他“丢中国人的脸”时，他也无动于衷。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迷失者，迷失文化身份，丧失身份认同的“文化孤儿”^[9]。

（三）理想中的第三代土生华人：传统文化和精神的“重寻者”

林峇峇的儿子林细峇是作者构建出来的第三代土生华人，我认为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是作者为当时华人的身份迷失所提出

的解答，是一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美德精神的“重寻者”。

林细峇是一个从小接受良好的中文教育，思想健康开明的青年，从小爱听中华民族的英雄与名人勇敢故事。日本占领马来亚之后，中文教育受到摧残，学生们被迫去接受日文教育。但是林细峇却有幸得到自己的亲戚，一位正义的老教师的保护，继续接受中文教育。但是他也不排斥英文的学习，他认为利用英文去研究进步的科学的有益的，但是像父亲那样学会了英文却被英文利用是不应该的。

作者借林细峇的口，批判了数典忘祖的“峇峇们”，认为年轻一代的华人后代应该有清醒的民族观念，也借助这个新人形象探究了华文教育的出路，呼吁华文教育的中兴。林细峇的亲戚许叔敏，和他的儿女一群、一英作为林细峇成长道路上的“助力”，其实是象征了教育在人成长道路上的重要性。

而作者方北方本身是一个南来的华文教师，1948年就开始任教，到1988年为止共在教育界工作40余年，而这些反映现实的作品，都是他在业余时间创作的。身在教育界，自然更懂得其中的利弊，小说后半段表现了他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焦虑，担心在殖民文化倾略之下，华人文化会逐渐消失覆灭。

四、总结

《娘惹与峇峇》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描写了特定年代土生华人的真实生活，凸显了生活细节和思想侧面，可以作为历史记录的材料来研究和挖掘^[10]。而作者塑造的三代华人的不同形象，也体现了社会潮流、思想观念、政治环境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从文学描述现实生活的角度去探讨华人文化和思想观念的现有研究较少，或许这是我们可以更加重视和做出创新的部分。

参考文献

- [1] 苏桂宁. 一扇了解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生活的窗口——《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卷的社会文化意义[J]. 东南亚研究, 2002, (06): 53-55.
- [2] 黄万华. 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
- [3] 李元瑾. 从文化殖民的视角重读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失根与寻根[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4, (02): 15-23.
- [4] 廖菁, 张进. 论华人文中身份焦虑之成因[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7(02): 183-188.
- [5] 段波. 《娘惹与峇峇》中华人身份的迷失与重构[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5(04): 58-62.
- [6] 潘碧华, 祝家丰. 方北方小说与马来西亚华人的家国认同[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 33(06): 126-132.
- [7] 李元瑾. 从文化殖民的视角重读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失根与寻根[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4, (02): 15-23.
- [8] 何国忠. 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M]. 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2006:2.
- [9] 潘碧华. 马华文学中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反思[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5): 62-67.
- [10] 梁明柳, 陆松. 峇峇娘惹——东南亚土生华人族群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10, (01): 118-122.